责任编辑：毕振山
E－mail:grrb704@sina.com
工人日报

3月2日，在希腊东北部奥雷斯蒂亚达地区的卡斯塔尼斯边境口岸，希腊士兵正在希土边境巡逻。

新华社发（迪米特斯·托斯迪斯摄）

这是3月2日在希腊莱斯沃斯岛拍摄的几名经土耳其由海路进入希腊境内的难民和非法移民。

新华社发（马里奥斯·罗洛斯摄）

土耳其放开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停息数年的难民潮再次涌动——

难民问题再扰欧洲

梁凡

2月28日，土耳其突然宣布将开放边界，让滞留其国内的370万难民有机会进入欧洲国家。

对欧盟来说，曾被按下暂停键的难民危机似乎又处于“昨日再现”的边缘。而对聚集在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而言，被迫变成国家间地缘博弈的“棋子”，只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苦难。

希腊：非法入境受到“鼓励”

自从土耳其上月底开放边境，越来越多的难民希望通过入境希腊、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等地抵达欧洲其他国家。

希腊警方此前表示，约26532名难民和非法移民被挡在希腊边界外，另有218人因非法入境而被捕。

此外，希腊海岸警卫队说，当地时间3月2日早上，一艘载有48名难民和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莱斯沃斯岛附近海域倾覆，其中一名儿童不治身亡。

这是自土耳其开放边境、允许难民和移民前往欧洲以来的首例死亡事件。

据联合国难民署3日估计，已有约2万难民来到土希边界土耳其一侧。

希腊政府发言人指出，土耳其一方的非法入境者经过了精心策划，大规模地冲击希腊边界，这是受到土耳其的“指导和鼓励”，土耳其政府非但没有控制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偷渡行为，反而自己成了一个最大的“蛇头”。

希腊政府1日晚决定，将边防防御等级提升至最高级，从即刻起一个月内，不再接受任何非法入境者提交的庇护申请，非法入境者将被立即遣返回原籍国。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经海路和陆路进入希腊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达7.5万人。目前，仍有超过4.2万名难民和非法移民滞留希腊爱琴海诸岛，大大超过难民营的收容能力。

欧盟：与希腊站在一起

3日，欧盟“三巨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以及欧盟轮值主席国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博伊诺维奇，“旋风式”访问希腊边境地区，支持希腊应对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天表示，希腊政府决心用合法手段来捍卫国家权利。

他称，希腊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息：难民和移民不能被用作地缘政治游戏中的“棋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是欧洲不能接受的做法。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代表欧盟各国领导人，感谢希腊在困难时刻充当欧洲的“防护盾”。

她还宣布了一系列对希腊的支持措施，包括提供7亿欧元的财政支持及医疗设备和其他物资的支援，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将全力协助希腊等。

德国政府3日劝告难民不要从土耳其越境进入欧盟，强调通往欧盟之路并未像土耳其所说的那样已经开放。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同希腊和保加利亚站在一起，愿意帮助及共同应对从土耳其涌入的难民及非法移民潮问题。

土耳其：欧洲国家必须展现支持

在新一轮难民大潮涌动的背后，是中东、北非持续动荡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地区及区域外国家日益激烈的地缘博弈。

土耳其方面4日表示，要想解决难民问题，欧洲国家必须支持土耳其为叙利亚“政治和人道主义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此前，土耳其拒绝接受欧盟划拨的10亿欧元援助难民追加拨款。

土耳其方面此次放开边境管控的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双方2016年缔结的难民公约，其承诺拨付给土耳其的60亿欧元款项只到位了一半，而土耳其为应对涌入国内的难民已花费400亿美元。

2月27日，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遭叙政府军空袭，人员伤亡严重。土耳其随后展开报复，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英国《卫报》称，土耳其方面先后多次表态，除非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对其在叙利亚行动上更大的支持，否则他将撕毁所签署的难民协议。

有分析指出，目前土耳其同时在叙利亚和利比亚两个方向动武。土耳其希望欧盟能够声援其在叙利亚的行动，尤其是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而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则直接和部分欧洲国家存在冲突。

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欧盟领导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均表示，土方做法“不可接受”。

欧盟移民专员玛格丽特·希纳斯表示，没有人可以“敲诈或恐吓欧盟”。

一周数读

3.4%病亡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月3日表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导致的病亡率约为3.4%，高于季节性流感不到1%的病亡率。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控制，呼吁各国采取全面防控措施。

谭德赛说，目前尚无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和专门疗法，但已有20多种疫苗正在研发，一些疗法也在进行临床试验。对于定于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谭德赛说现在做决定还为时尚早。

5亿美元赔偿

美国一份于3月2日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苹果公司已就“降速门”集体诉讼与美国国内消费者达成和解，同意赔偿最多5亿美元，平均每部手机获赔金额在25美元左右。不过苹果公司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2017年12月，苹果公司承认借助软件升级减慢旧款手机运行速度，称此举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但一些消费者认为苹果此举是在诱使用户购买新手机，因此发起集体诉讼。除了美国，苹果公司据信也在法国就类似集体诉讼与消费者达成和解，同意赔偿2500万欧元。

6个月总理

3月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新总理杰尼斯·什米加尔接受祝贺。 新华社发（谢尔盖·斯塔拉斯坚科摄）

3月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投票通过总理贡恰鲁克的辞职申请，此时距离他去年8月29日上任仅过了半年。

贡恰鲁克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之一。今年1月，乌克兰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一段疑似贡恰鲁克的会谈录音，其中有批评泽连斯基不懂经济的言论。贡恰鲁克随后向泽连斯基请辞，但泽连斯基决定再给贡恰鲁克一次机会。这次贡恰鲁克辞职后，泽连斯基指责贡恰鲁克在民生问题上“无能”，导致政府失去民心。 （郭济 辑）

3月4日，在韩国大邱岭南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在“免下车”筛查诊所对来往人员进行检测。 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韩国公布近百亿美元“抗疫”补充预算

据新华社首尔3月4日电（记者何媛）韩国政府4日公布总额为11.7万亿韩元（约合98.6亿美元）的补充预算，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及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的声明，这一补充预算计划用于完善和升级防疫体系，以发放低息贷款等方式支援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和企业主，刺激消费和稳定就业，支持地方经济，为疫情严重的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提供特别支持，以及填补税收缺口等。补充预算近九成将来自新发行债券。

企划财政部官员表示，政府计划在今后两个月内完成执行75%的补充预算，以维持经济增长趋势。

据韩国媒体报道，为刺激消费，韩国政府计划今后4个月向大约500万低收入者和老年人发放购物券，同时对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提供10%的政府补贴。

补充预算案将于5日提交国会审议。企划财政部呼吁，出于应对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紧迫性考量，国会需尽快讨论并通过补充预算案。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是韩国迄今为应对传染病疫情而拟制的最大规模补充预算。2015年，当时的韩国政府为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制定了11.6万亿韩元补充预算。

美塔协议未治“旧疾”又添“新伤”

阅读提示

在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中，出现多处美国绕过阿富汗政府的“越权”行为，作为协议内容利益攸关方的阿富汗政府被“撇在了一边”，例如释放囚犯问题。这导致阿国内和谈尚未开启就遇到障碍。与此同时，阿富汗还面临政府分裂、政府与塔利班存在结构性矛盾等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阿富汗可能会滑入内战。

李红梅

2月29日，历经18个月马拉松式的谈判后，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最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和平协议，从“程序上”终结了这场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

尽管美国高调宣称协议的“历史性意义”，认为这标志着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的真正开始，但在未解决阿富汗问题本身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且协议存在“越权”内容的情况下，一纸协议所创造的“虚假和平”既短暂又脆弱。

美塔协议墨迹未干，塔利班就于3月2日宣布终止部分停战协议，恢复对政府军的行动，同时推迟阿富汗国内和谈进程，除非阿富汗政府同意在和谈前释放5000名塔利班在押囚犯。

导致“剧情反转”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塔协议中，美方在没有获得阿富汗加尼政府的同意下，“自作主张”与塔利班达成了“换囚”约定。美国承诺在举行阿富汗国内和谈前，让阿富汗政府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

加尼政府对美国的“越权”行为甚为不满，随即表态拒绝，认为“换囚”事宜应放在阿富汗国内和谈的议程中，而非作为开启国内和谈的先决条件。

在此情况下，塔利班3月3日宣布恢复对阿富汗政府军的军事袭击。“以打促谈”是塔利班长期信奉的一则信条，在其与美国的谈判中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在美塔实行“减暴”的一周里，塔利班也未放弃对阿富汗政府军的袭击。

事实上，在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里，出现多处美国绕过阿富汗政府的“越权”行为，作为协议内容利益攸关方的阿富汗政府却被“撇在了一边”。除上文提到的“换囚”事宜外，美国还单独承诺将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国家以及阿富汗政府一道，于2020年5月29日前将塔利班成员从制裁名单中删除。

另外，美国与塔利班还明确将通过阿富汗内部和谈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这实际上暗示了当前加尼政府存在不合理性，为塔利班后期希望建立一个其所期望的政治体系提供了合法性借口。

因此，特朗普政府在这份协议中实际上是以牺牲阿富汗政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其为了大选而需撤军的战略目标。

与其说协议为阿富汗实现真正的和平带来了希望，不如说增加了矛盾，帮了“倒忙”，客观上为后期阿富汗国内和谈“埋了雷”，加剧了美国与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裂痕。

此外，阿富汗问题还包含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和谈存在“先天条件不足”的问题，容易陷入僵局或内战。

阿富汗总统加尼此前就认为美塔和谈为阿富汗引入了一个“特洛伊木马”，于是赶在美塔签署协议前匆忙宣布自己总统胜选，以巩固既得政权，确保在后期阿富汗国内和谈中获取优势地位。

然而加尼总统的这一行为激化了阿富汗政府内部矛盾，选举结果一出即遭到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的强烈反对，后者纠集了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以及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内的反对势力否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阿卜杜拉宣布自己获胜并将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政府，从而导致国内和谈尚未开启阿富汗政府就率先分裂，这不利于后期加尼组建一个包容性的谈判团队与塔利班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也存在深厚的结构性矛盾。两者在国家体系的建构上相去甚远，塔利班拒绝承认阿富汗现有宪法的合法性，要求重建一个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纯正的伊斯兰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推翻阿富汗政府的现有政治体系。

一旦美国撤军，那么加尼政府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将会很大，因为相较于塔利班的战斗力，阿富汗政府军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19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其实经历了一个聚焦—扩大—收缩的过程。2001年~2003年以反恐为主，2003年~2018年扩大到了参与阿富汗国内政治重建，打造民主样板，2018年又收缩至反恐上来。

因此在此次的美塔协议中，美国对塔利班的主要利益诉求是确保阿富汗领土不再被利用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然而，在阿富汗旧有矛盾没有解决而美塔协议又酝酿出新矛盾的背景下，阿富汗国内的和平进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各方若无法达成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滑入内战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

管窥天下

辉煌已去言犹在

毕振山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果停滞不前，那你就危险了。更准确地说，如果停止学习，你就危险了。”

3月1日，曾经被无数职业经理人视为传奇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因病去世，享年84岁。

韦尔奇1935年11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60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加入由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参与创建的通用电气公司，从此一干就是41年，直到2001年退休。

1981年，45岁的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CEO。此后20年间，韦尔奇通过改革和创新，将通用电气从一个家电企业打造成工业和金融巨头。通用电气的市值也从他上任时的130亿美元一度上涨至4800亿美元。

2001年韦尔奇退休时，不仅通用电气已是全美市值最大的公司，其本人也是荣誉等身，被誉为“世纪经理人”“全球第一CEO”“美国当代最成功的企业家”等。通用电气给他的退休金，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17亿美元。

韦尔奇在GE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提出和贯彻的很多观念和原则。

针对当时很多公司注重福利的做法，韦尔奇提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要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就要追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什么最赚钱就做什么。与此相联系，韦尔奇还提出了数一数二原则，也就是说公司只进入那些能够做到行业第一或第二的领域。

为此，韦尔奇带领GE走上了大规模并购重组之路。在担任CEO的第一个10年间，韦尔奇做了370多项并购，涉及多个领域。其中，GE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GE资本。到韦尔奇卸任时，GE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已经占据公司总利润的一半以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韦尔奇开始在GE推行全球化、服务和六西格玛质量标准。借助于这些措施，通用电气的产品不良率降到了千万分之三十四。

然而，韦尔奇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对公司进行了大幅调整和裁员。他将350个经营单位裁减合并为13个主要的业务部门，公司的员工总数也从最高时的41万人减到23万人。

韦尔奇退休之后，GE就开始走下坡路。他经过7年时间挑选出来的接班人伊梅尔特，延续了他的并购策略，也迈出了数字化的步伐，却仍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到2018年6月，GE股票被道琼斯工业指数剔除，成为道琼斯早期12支成分股中最后一支被剔除的股票，也结束了GE连续110年入选道琼斯指数的历史。GE的市值现在仅为958亿美元左右。

客观上来说，韦尔奇和伊梅尔特的不同结局，不仅有个人能力在内，也受到时代的影响。韦尔奇面临的是里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他明确追求利益和竞争的做法在当时很是大胆。但他一味追求领先和并购的战略，使GE过于关注短期高收益，也使GE丧失了内在的生长动力。

伊梅尔特接手之后，一面是“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一面是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企业崛起，GE承受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GE的衰落并没有对韦尔奇的成就造成多大影响。他所创造的管理经验，仍然被无数经理人奉为圭臬。他的那些名言警句，如“换人不含糊，用人不皱眉”，“管理越少，公司越好”，“任何行业，只把眼光盯住龙头老大”，“不要在最差的10%员工上花太多时间”等等，也还是时常被人挂在嘴边。